

诗句祝苍华

旧年未觉

□邢晔

雪是冬天的灵魂。很难想象,如果没有雪,那会是一个何等沉寂而无趣的季节。

雪也是冬天的模样。很难想象,缺了漫天的花朵,那将是一段怎样残损而失落的时空。

从小到大,我们一直在课本常年飞扬的雪中行走,张望和探寻着别样的白色意境。那是杜甫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清冷与深远,是李白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的艰难与高迈,是白居易“夜来城外一尺雪,晓驾炭车辗冰辙”的磋磨与共情,是高适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”的空茫与无措,是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开阔与张扬,是卢纶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的热血与雄壮,是王维“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”的敏捷与利索,是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落寞与淡泊,是刘长卿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的期盼与温暖……几十年后的今天,我仍能感受到当时那些凛冽而动人的诗意。

或许可以说,要是缺了雪,在中国古诗词的世界,就只会剩下三个季节。

即使在现实世界,江南、岭南的绚丽境域里,也充满了对雪的向往与珍惜。仿佛是求之不得、辗转反侧的爱情,一定是心向往之、行却不能至的无奈,甚至是镜花水月、梦幻泡影的嗔念,如雨夹雪,依依不舍,纷纷而来。

但一旦具体到小雪,却如若深情打了折扣,醇厚失之散淡,说勉强有些夸张,说平常倒颇为恰当。

作为天象的小雪,像淡薄短暂的欢喜,像未能尽意的相聚,又像是聊胜于无的钟情,实在是乏善可陈。作为节气的小雪,同样让人没有太多的话可说。

“小雪”之“小”,有面积、体积、容量、数量、强度、力量不及之意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10月中,雨下而为寒气所薄,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古籍《群芳谱》中说: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,地寒未甚而雪未大。”有时,“小雪”是“未大”的雪;有时,“小雪”则是“将雪”,“将雪”就是“无雪”。

寒,却不是那么寒;冷,却不算多么冷。这样的实际,让“小雪”显得普普通通,不够浓烈,也不够酷,更谈不上狗血,连容易上头的诗人都变得冷静而温和。

然而,再庸常的岁月,也遮蔽不了诗人内心的热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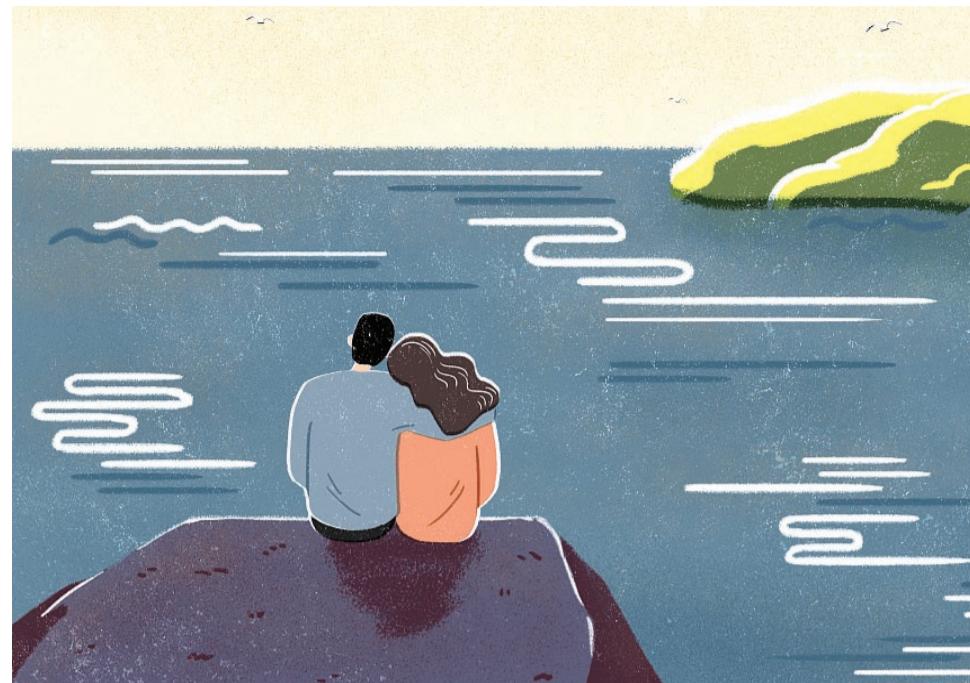
唐代诗人戴叔伦在《小雪》中写道:“花雪随风不厌看,更多还肯失林峦。愁人正在书窗下,一片飞来一片寒。”他壮年时押解官粮被劫持,但宁死不屈,有“身可杀财不可夺”之壮语;其后转向恬淡,渐渐厌倦仕途,有“身随幻境劳多事,迹学禅心厌有名”之句。不厌在眼,愁绪在心,雪寒一片更深一片。愈是冷静与温和,愈见悲哀与无奈。

南唐、北宋时期诗人徐铉晚年的小雪也过得疏淡。他在《和萧郎中小雪日作》中写道:“征西府里日西斜,独试新炉自煮茶。”当时,这个担任过南唐吏部尚书,与后主李煜颇为相得的人已经入宋,担任尊贵的闲职。此前,徐铉59岁时两度奉李煜之命使宋,谋求和平,言辞恳切,赵匡胤大为赞赏,拔剑而起,呵斥出“一姓天下,卧榻之侧,不容他人酣睡”的王霸之声;63岁时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,回报以李煜叹息当初错杀忠良之悔语,李煜因此被赐自尽。千年之后,无从了解徐铉彼时的心情,但“寂寥小雪闲中过,斑驳轻霜鬓上加”,故作轻松的描述里,隐藏着无尽的难言之意。最后一句“算得流年无奈处,莫将诗句祝苍华”,将创诗作文、校订《说文解字》、编纂《文苑英华》《太平广记》的风流尽付沉默。徐铉76岁被诬,贬谪苦寒之地,却不穿毛褐,导致风寒,“晨起,方冠带,遽索笔手疏,约束后事,又别署曰:‘道者,天地之母。’书讫而卒”。不敢自尽,不敢言语,唯有自主寻病而卒。国破心死,终究死于时间的深寒。

小雪时节,宋代诗人最为娴雅。北宋司马光会友怀人,“坐中犹欠邻几在,深负棋枰酒与樽”;南宋洪咨夔极为好客,“过溪买酒等闲事,只恐客来非当家”;宋、元之际的陆文圭高致出尘,“细民共喜宣新麦,老子先须探早梅”。但温凉之外的灼痛与苦寒,如竞争、时艰、国破,不可为外人道,唯付诗酒,以求疗愈。

两百多年后,南宋诗僧释善珍了无牵挂,自有“梦锦尚堪裁好句”的闲情,“拥炉睡思难撑住,起唤梅花为解围”的雅致。心即是空,空灵如此。

但无论悲与欢、忙与闲、梦与醒,再多无奈再多莫,诗句祝苍华的心念仍在。直到时光尽头,再无笔墨,大雪茫茫,一片干净。



箫声咽

□舒曼

“善待自己吧。我们尽力了,你还有大概半年时间。”主治医生将确诊报告轻轻递到嫣儿手中,话语低沉。继而,是一阵深沉的叹息。

“这样也好。”对于乳腺癌晚期这么个结果,嫣儿是有准备的。不是说人固有一死吗?大多数人最后的死,不都是轻如鸿毛么?嫣儿突然对主治医生笑了笑。终于解脱了。

离开医院的嫣儿,又来到江畔那有些简陋的小屋旁。两间平房显然是有些年头了,青砖砌就的外墙上爬满枯黄的茑萝,苔藓密布的屋顶长着错落参差的瓦松。木门和空棂呢,依然紧紧关闭着……那个名叫峰子的男人,还是没有归来。

嫣儿在老屋前伫立了许久,直至着实吃不消阵阵凛冽寒意,这才快快而去。

嫣儿知道,那个她真正一生难舍的峰子,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。因为,因为当初她将他的心彻底伤透了!

峰子是个孤儿,亲生父母双双丧生于一起意外事故;后来,峰子被一位没有儿女的好心老奶奶抚养成人,直至18岁那年老人病逝。收养峰子的老奶奶早年间曾是一大户人家陪小姐读书的丫鬟,因此,在耳濡目染中习得好箫音,才艺自然又传给峰子。

“太好听了!简直是人间仙乐呢!”嫣儿就是被峰子如泣如诉的箫声给打动的。那天,峰子吹奏的是古典名曲《秋江夜泊》。因沉醉而忘我的峰子,被嫣儿的夸赞突兀惊扰,有些苍白的脸,居然掠过几许羞涩,他急忙对嫣儿摆手作揖:“过奖,过奖了!”

嫣儿一看峰子那有些傻乎乎的书呆子模样,不禁笑了。

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,相恋相爱了。

峰子一进嫣儿家的别墅就浑身不自在。他一直住在江畔两间旧平房中,家中陈设简单,何曾想到嫣儿家是如此豪华!更别说那些铺张奢华的陈设。

“哦,这就是会吹箫的峰子?”嫣儿母亲的语气淡淡的,峰子不傻,听得出不屑。尽管有嫣儿在全程袒护,可是,峰子时刻都感觉如坐针毡。

“嫣儿,说真的,我配不上你!”事后,峰子坦率相告。他知道,他是个孤儿,他一无所有,只不过是个在酒吧驻唱的无名歌手!

“可我爱你呀!我爱的是你这个人,而不是其他的身外之物!”嫣儿急了,“不然我们离开这里?”

“不可以!不被家人祝福的爱情和婚姻,一定是不会幸福的!我发誓,我要好好打拼,给你配得上你的生活!”

嫣儿听了热泪盈眶。

三

“爱情不是冲动,恋爱不是儿戏!”作为过来人,对于那些明摆在眼前的事,嫣儿的父母以过来人的身份,对爱女晓以利害,苦口婆心说清两人门不当、户不对,在将来会面对的种种后果,同时明确表示:这事没商量!嫣儿哭过闹过,可慢慢地就有些认命了。不管怎么说,那是生她养她、最亲爱的人呀!

两个人再相见时,嫣儿变得沉默寡言。峰子不是个心细的人,对嫣儿的心思,并未看透。

“嫣儿,有老板愿意出资帮助我,送我进京培训学习!等我学成,还可以开一场个人演唱会!到那时,我们就结婚,好不好?”粗心的他并没有注意到,嫣儿的笑呀,是那么勉强!

四

嫣儿最终选择放弃爱情,遂了父母所愿,嫁给了在国外工作的一名官二代。

学成归来并在乐坛已小有名气的峰子,获悉真相后痛不欲生。万念俱灰中,他将自家老房门窗紧闭锁好,下定决心离开了故乡这块伤心之地……

峰子却万万没有想到,一次国外演出时,他竟然邂逅已嫁做人妇的嫣儿!

“我,我,我……”嫣儿面对峰子,泪直往下掉,痛苦的一切却无法随难张的嘴说出口。背弃诺言远嫁海外后,虽然过着物质丰富、衣食无忧的生活,但是,又有谁知道她婚后并不幸福呢?可木已成舟。这光鲜表面背后所掩藏的无限痛苦的一切,她又如何说得出口?

海外短暂一见之后,嫣儿和峰子两个人又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,继续天各一方。

峰子心中并没有恨。他知道,嫣儿的选择,自有她的道理,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让她对他忍痛割爱;再有呢,他是深爱嫣儿的,那无论嫣儿选择谁、做什么,只要她幸福开心,自己还有什么可怨愤的呢?

瞒着父母,嫣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和丈夫的婚姻关系,悄然回国,在距峰子老屋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处房子。这样以来,她每天推窗,都可以看见峰子的家,期冀着屋门的重新开启……

峰子对此毫不知情。两年后的一天,他赶到了旧城改造的拆迁通知,老屋将不复存在,他赶回故乡,要看老宅最后一眼,不料却看到了在老屋前徘徊的嫣儿!

五

嫣儿想藏起手中的乳腺癌晚期确诊报告单,已经来不及了,峰子抢去看清后,泪,当场就控制不住簌簌而落!失控的他一把将瘦得不成样子的嫣儿紧紧搂在怀中。

嫣儿泪如雨下。自从错过峰子、失去挚爱,失去生命又有什么可怕的?

“我不准你离开这个世界!我不允许你离开我!”峰子在老屋里,又为嫣儿吹起了《秋江夜泊》。